

戴密微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專號

敦煌學

第一輯

敦煌學會編印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VOLUME I

VOLUME DÉDIÉ

À

MONSIEUR LE PROFESSEUR PAUL DEMIÉVILLE

À L'OCCASION DE

SON QUATRE-VINGTIÈME ANNIVERSAIRE

ASSOCIATION D'ÉTUDES SUR TOUEN-HOUANG

HONG KONG 1974

中世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

—敦煌學散策之一—

陳祚龍

記得李書華先生，過去在其鉅製中國印刷術起源（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初版），頁一七五之中，曾經言及：

『吾人以爲……中和樊賞家曆，也應該是中國內地所雕印而流傳到西北的。』
李先生只用「中國內地」四個大字，來概述那種中和二年（西元八八二年）具注曆（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雕印」）流傳到敦煌的史實，我怕這倒真是難免過於含糊之嫌，而殊應予以一番釐正！要知道，假若我們將中和二年的劍南西川成都府，因其誠係中國國境之內的地域，故得謂爲「內地」的話，那麼，我們對於當年的敦煌，自可照樣地也得謂爲「中國內地」！不過，依據至今流行的傳統看法與說法，我們還多會去將敦煌謂爲中國的邊疆、邊區、邊地之一，而且對於原由劍南西川成都府流傳到沙州敦煌的史實，似乎很難硬說是「由中國內地……傳」去的！這當然是只因當年的西川成都府，無非也僅係中國的西南邊疆、邊區、邊地之一，而實際亦不是中國的「內地」。職是之故，我才冒昧在此指出：李先生所謂由「內地」傳到敦煌的那種中和二年具注曆，實在是殊欠明晰與易生誤解！不是嗎？我們既知這種曆日「印紙」，原來出於成都，但依李先生的說法，則它必係先經流傳到當年號稱百分之百的中國「內地」，譬如：東都洛陽或上都長安，然後殆即沿着隴右、河西那條傳統的直入「西域」之大道，終於轉至沙州的敦煌，同時，必不會想到：當年敦煌與成都之間，實際已有着直接交通的孔道！

此外，嚴耕望先生，在其大作唐代岷山雪嶺地區輻射交通述（原經收在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初版的唐史研究叢稿，頁六三三——六四二）之中，雖已詳敘唐代該區的交通，係以「松州爲第一中心，茂州爲第二中心」，再分向四面交往通達，但它對其西北，則只言止於松州；對其正西，則僅講迄於青海，而根

本並未談及該區與敦煌的交通路線。

現在我謹參據李書及嚴文與慎就我在敦煌卷冊之中，所經發現的一些足資解說與佐證趙宋以前，諸如敦煌、成都間的交通路線之「消息」，撥冗成此小品，一則試為說明中世四川文化逕向我國西北推展的情景之一斑，再則藉以奉告國人：那一大批的殘脫或完整之敦煌卷冊，對於我們進行考探整個中西交通的關係，究竟會有多大的幫助與裨益！尚祈八表的方家，不吝惠賜指教與匡正。

首先，我們不妨暫求明瞭：現在敦煌卷冊之中，原係出於巴蜀的「印本」，或經當地的仕女依據巴蜀的「印本」，隨行傳鈔的「寫本」文獻，究竟都是些什麼「玩意」。就我所知，原屬出於巴蜀的「印本」，實際尚只有如下的兩種：

(一)、中和二年具注曆日殘印紙。

龍按：原物現仍藏於倫敦卜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其編號為：斯，「印本」·P.10 號參看李書，頁一六二與一六六及其附出的圖版二十二】。

(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原為西川過（龍按：作戈者，誤也）家真

印本；如今敦煌卷冊所有者，實際皆係據此「真印本」復行傳鈔】。

龍按：關於此經的敦煌傳鈔本，至少尚有左列的幾份：

①李書，頁一六六所謂：

「北平圖書館所藏唐人寫經『有』字九號金剛經殘本一冊，計十頁。末附『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又有『丁卯年三年十二月八十四老人手寫流傳字樣。」

②李盛鐸舊藏，而經彼謂為原由「西川過（龍按：原誤作戈，今正）家真印本抄出」者【參看（據傳鈔本）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原經收印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自後簡稱「索引」），頁318—323）】。

③現仍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者，其編號為：

(1)伯、二〇九四號索引說：

『有校正，並有跋云：「布衣弟子翟奉達，依西川印出本內，鈔得分數及真言，於此經內添之，兼遺漏別也。」』【參看吉亞（Marie-Roberte Guignard）夫人等纂：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Fonds Pelliot chinois），Vol. I, Nos. 2001-2500, pp. 63-64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0) 。】

(2)伯、二八七六號。索引說：

『後秦羅什法師譯後書題下有「西川過家真印本」一行。……裝訂爲小冊子，封面內繪金剛像。冊尾題：「天佑（龍按：當作祐）三年歲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寫此經，流布沙土，一切信士，國土安寧，法輪常轉。以死寫之，乞早過世，餘無所願。」』

(3)伯、三三九八號。索引說：

『後秦羅什譯。末題「西川過家真印本」一行。……又有「大晉天福八年學仕郎陰彥清寫」一行。』

④現仍藏於倫敦卜列顛博物館者，其編號爲：

(1)斯、五四四四號。龍按：翟爾斯（Lionel Giles）纂：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自後簡稱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天祐二年歲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寫此經流傳信士。」』

(2)斯、五四五〇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真印本（龍按：此當補作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爲一切怨家債主所有污泥伽藍一切重罪悉得銷」。』

(3)斯、五四五一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寫之。」』

(4)斯、五五三四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時天復五年歲次乙丑三月一日寫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

(5)斯、五五四四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戈（龍按：原疑過之誤。此誤實無可疑，而戈字確應正作過）」』

家真印本」。……後記爲：「奉爲老耕牛神生淨土彌勒下生同在初會俱聞聖法。」及「奉爲老耕牛一頭敬寫金剛一卷受記一卷願此牛身領受功德往生淨土再莫受畜生身天曹地府分明分付莫令更有讎（龍按：原本雝）訟。辛未年正月」。』

(6)斯、五六六九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三日八十三老人刺左手中指出血以香墨寫此金經流傳信心人一無所願本性實空無有願樂。』』

(7)斯、五九六五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天祐（龍按：原本誤作復，今正）二年乙丑十二月廿日八十二老人手寫流傳。』』

(8)斯、六七二六號。翟目說：

『未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後記爲：「丙戌年四月十七日寫經弟子兵馬使汜安寧年可七十二」。』

至於唐代刻印書籍及其一般的播傳情形，則請讀者參看拙作：①雲樓記問（原載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民主潮月刊，第二十三卷第六期，頁16—17）及②唐代西京刻印圖籍之一斑（原載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陝西文獻季刊第十五期，頁3—7、10）。不過，此刻單就上列的這兩種原係西川刻印，而隨經流傳到敦煌的曆書與佛經之「原本」及「傳鈔本」去審探，我們當可推斷：至少時至唐末宋前，敦煌與成都之間，當年必已有了相互直接交往的路線！

事實上，前引的嚴文之說，曾將唐時由成都向西北及正西的交通路線，一方面已伸展至洮州，一方面且推展到青海。但衆所週知：迨自唐末以迄於宋前，敦煌東南與正南的地區，除經住有漢人之外，並還雜居混住了實際屬於黨項、退渾、吐蕃……等族類的人士。特別是到了宋初，該地區的治權，根本悉經轉操於西夏趙氏之手。不過，西夏雖在該區實行統治，然並未能遏止敦煌居民，分向東南與正南地區的交往。

就我所知，至少自晚唐開始，談及由敦煌至其東南的岷江流域，它的傳統孔道，至少應有下列的兩條：

①由敦煌東北至肅州酒泉，沿河西走廊到甘州張掖，再行南下，經岷州而轉至松州。

②由敦煌正南至紫（一作子）亭（今日黨城），經青海而轉至鄯州，繼行南下，經岷州而轉至松州。

假如讀者願意多得一些敦煌卷冊所記載的有關這種問題之「消息」，那麼，我則敢請諸位分別勞神，去將拙作簡記敦煌古鈔方志，（原載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華學月刊，第十七期，頁52—59）所引述的：

- ①伯、二〇〇五號。②伯、二〇〇九號。③伯、二六九一號。④伯、二六九五號。
⑤伯、三五三二號。⑥伯、三七二一號。⑦伯、三八一四號。⑧斯、三六七號。
⑨斯、七八八號。⑩斯、二五九三號。⑪斯、二六五九號。⑫、五四四八號。
⑬斯、五六九三號。⑭敦煌某氏藏的壽昌縣地鏡。

找來合行參閱。就我所審，趙宋以前，凡自敦煌南下，經過南山，或自敦煌北上，逕由肅州直取河州，再從河州轉至松州而入西川成都，很顯然的，這比自敦煌北上，逕由肅州沿着河西走廊，東行至徽、鳳，再轉成都為捷便！另外，眾所週知：安史亂後，吐蕃進逼長安，實際也是先行佔據岷江流域，隨轉至河州，再由河州東取隴右，最後方由其東軍司令的駐紮地——鄯州，分別由肅州及南山而夾取敦煌【參看拙著：*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 (816-895),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Touen-houang, pp. 126-127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6)】。*

尤有進者，現仍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的敦煌漢文「卷子」：伯、三七一八號之中，實際還經鈔有一篇題為唐故宣德郎試太常寺協律郎行敦煌縣令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張府君寫真（讚並序）的「貌真讚」【參看拙著：*Eloges de Personnages éminents de Touen-houang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q Dynasties, Partie I, pp. 77-80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0)】。這篇「貌真讚」說：*

『府君諱清通，字文信，裔派臨池敦煌人也。……大中赤縣沸騰，駕行西川蜀郡。使人阻絕，不通星律有餘。累奉表疏，難透秦關數險。公乃獨擅，不憚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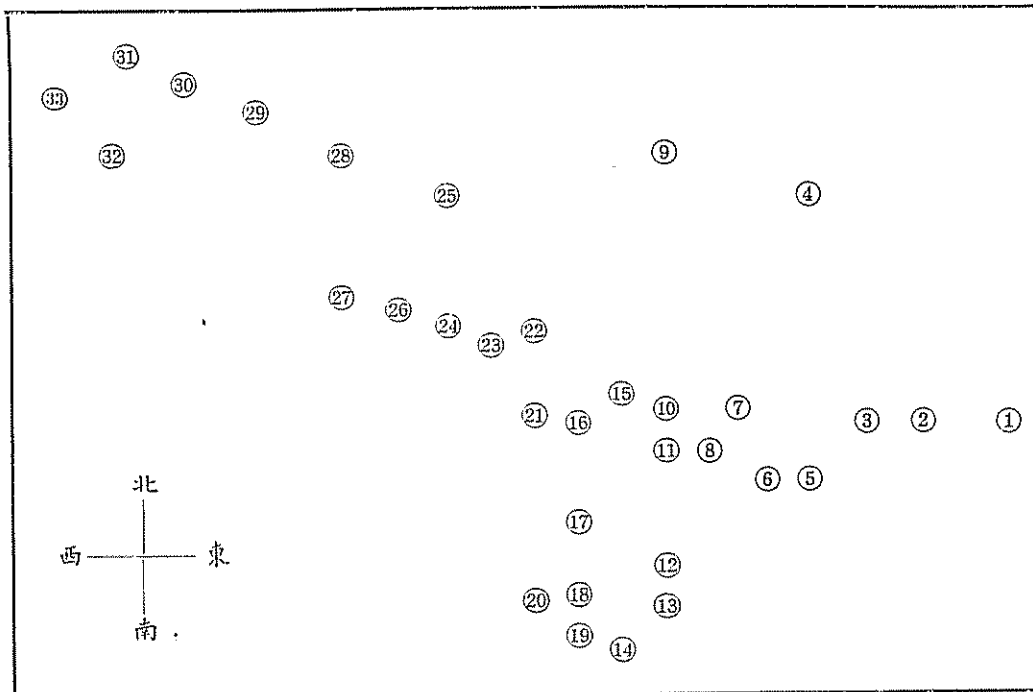
勞。率先啓行，果達聖障。五迴面對，披陳西夏之艱危。六度親宣，詔諭而丁寧頗切。奏論邊懇，申元戎憂國之心。向化伏勤，萬里報平安之火。迴臨劍閣，登千山，望嶽占星。駱驛傳驢，涉長溪，來還本府。使司酬獎，牒舉節度押衙。以念清慎公忠，兼委左右虞候。一從要務，俄歷數十年間。梁上伏畫伏之人，藿中絕夜遊之子。……衙舉敦煌縣令，……奉尚書政化字人，次管五城。……美之盛年，忽遇懸蛇將逼。千方料疾，竟無驗於減瘳。百術醫治，固難容於有限。……余同班之下，泣血交併。無以答懷，狂簡數行。聊爲讚曰：……大中之載，駕行西川。公能盡節，面對龍顏。詔宣西夏，溥洽遐蕃。獎遷重務，鐵石心堅。……三時僉謁，千秋萬年。』

其中所謂「大中赤縣沸騰，駕行西川蜀郡。……大中之載，駕行西川」，這無非是指中和元年（西元八八一年）春正月丁丑，唐僖宗因避黃巢之亂，而行抵成都，「館於府舍」。同時，僖宗隨即留居成都，直到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年）三月丁卯，方得重返京師長安【參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卷二百五十六，唐紀七十一——唐紀七十二，頁八二四五——八三一九（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二次印刷本）】。換言之，此「讚」所有之「大中」，實當解作「大中和」，而並非唐宣宗之大中年號。且其中所謂之「尚書」，實指張議潭之子——張淮深【參看前引的拙著：La Vie et les Oeuvres de Woutchen……, pp. 54-55, 97 拙作晚唐敦煌高僧法榮的寂滅（原載民國六十年七月出版的天聲雜誌雙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頁32—35）、拙作敦煌古鈔碑銘五種（原載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幼獅月刊，第三十八卷第三期，頁64—68）及拙作雲樓初學新記——關於張議潮昆仲原在西京受賜的宅第與田莊（原載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民主潮月刊，第二十三卷第十一期，頁20—24）】。同時，張清通入蜀拜見僖宗，當在中和元年與光啓元年之間，且其回歸敦煌的路線，顯係由成都先赴劍閣，隨奔松州，轉至岷州。再由岷州，依照當年可行的兩條大路，即：

- ①北上趨甘州轉瓜州，而南下，至敦煌。
- ②北上抵鄯州之後，西取青海，經紫亭，再北上，至敦煌。

總上以觀，迨至唐宋時代，由敦煌到成都，實際是以鄯州爲其南北兩道的會合

站，再由鄯州轉至成都，而真不必由鄯州，至少東行至徽、鳳之後再行南下轉到成都。相反的，由成都到敦煌，實際亦是以先至鄯州，再由鄯州，分取經甘州或青海的路線，轉趨敦煌為最便捷，而真不必至少由成都北上到達徽、鳳之後，再西取鄯州，轉往敦煌。茲為便於讀者參閱起見，我且謹將晚唐至宋初，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所有重要地名，略予圖表如次：



說明：

- ①西安（唐長安，初稱京城，隨後改名西京、中京、上都等）。
- ②興平（唐屬京兆府）。
- ③武功（唐屬京兆府）。
- ④涇川（唐涇州）。
- ⑤城固（唐屬梁州）。
- ⑥南鄭（唐屬梁州）。
- ⑦寶鷄（唐屬鳳翔府）。
- ⑧鳳縣（唐鳳州）。
- ⑨銀川（唐銀州）。

- ⑩天水（唐秦州）。
- ⑪徽縣（唐屬鳳州）。
- ⑫劍閣（唐劍州）。
- ⑬三台（唐梓州）。
- ⑭成都（唐成都府）。
- ⑮隴西（唐渭州）。
- ⑯岷縣（唐岷州）。
- ⑰松潘（唐松州）。
- ⑱茂縣（唐茂州）。
- ⑲灌縣（唐導江，屬彭州）。
- ⑳理番（唐屬維州）。
- ㉑唐洮州舊城。
- ㉒蘭州（唐蘭州）。
- ㉓臨夏（唐河州）。
- ㉔樂都（唐湟水，屬鄯州）。
- ㉕武威（唐涼州）。
- ㉖西寧（唐鄯州）。
- ㉗青海【古爲卑禾羌海，蒙語曰庫庫淖爾。又名西海、仙海，亦稱鮮水。唐初卽爲吐谷渾（或作吐渾，一作退渾）所據，後入吐蕃】。
- ㉘張掖（唐甘州）。
- ㉙酒泉（唐肅州）。
- ㉚玉門（唐屬肅州）。
- ㉛安西（唐瓜州）。
- ㉜黨城（唐紫亭，屬沙州）。
- ㉝敦煌（唐沙州）。

六三、五、二五、於法國遠東學術院。

敦煌學第一輯

編輯者：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

九龍農圃道六號

出版者：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

九龍農圃道六號

定價：精裝港幣：六十元

美金：十二元

平裝港幣：五十元

美金：十元

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